



Hu Xiao Shan Zhu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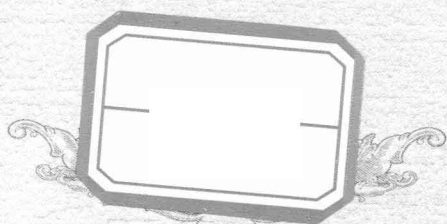
呼啸山庄

[英] 艾米莉·勃朗特◎著

徐 潜◎主编

张云君 谢小萌◎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Hu Xiao Shan Zhuang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著

徐 潜◎主编

张云君 谢小萌◎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啸山庄/ (英) 勃朗特 (Bronte, E.) 著; 张云君, 谢小萌译写.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6 (2008.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142-2

I. 呼... II. ①勃... ②张... ③谢...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1606 号

呼啸山庄

原 著 【英】艾米莉·勃朗特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张云君 谢小萌

插 图 范迎新

责任编辑 柯英英 张雪霜 钟 杉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

书 号 ISBN 978-7-80626-142-2

定 价 27.50 元

导 读

“爱”属于人性的最美好的部分；“恨”是人性的扭曲，是人性的堕落。这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厉夫由于受挫折的“爱”，变得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他的报复给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两户人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企图冻结人性，在他的周围用“仇恨”建立绝对的统治。

但是在年轻一代的哈里顿·欧肖与凯瑟琳·林敦之间，终于重新建立起了真挚的爱情，冻僵的、麻木的人性复苏了，被压抑的人性在“爱”的回归中得到了解放，人们又拥有了希望。

通过这部小说，作者想告诉世界上的人们：“恨”消灭不了爱，“爱”比恨更有力量；在现实世界中，天长地久的是“人间的爱”。

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出生和生活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一个偏僻地区，也就是《呼啸山庄》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她与她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和妹妹

安恩·勃朗特都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著名小说家。她出身于清贫的牧师家庭，从小就喜爱文学，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

大约在 1846 年时，她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呼啸山庄》，第二年小说公开出版，第三年病魔就无情地夺去了这位天才作家的年轻生命，当时她年仅三十岁。

《呼啸山庄》刚一出版就遭到评论界的猛烈谴责，被人嘲讽为恐怖的、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小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直到进入二十世纪，艾米莉的天才和她的《呼啸山庄》才逐渐得到文艺界的广泛认同，而且她的声誉也越来越高。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还把《呼啸山庄》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

目 录

一、洛克乌德先生初访呼啸山庄	1
二、凯瑟琳·欧肖的房间	16
三、爱伦·丁恩讲述的故事	29
四、凯瑟琳·欧肖认识了林敦一家	37
五、凯瑟琳与埃德加	48
六、希斯克厉夫失踪了	54
七、希斯克厉夫回来了	64
八、凯瑟琳病了	75
九、伊莎蓓拉的故事	85
十、希斯克厉夫最后一次看望凯瑟琳	98
十一、伊莎蓓拉跑了	105
十二、凯茜长大了	110
十三、希斯克厉夫的儿子在呼啸山庄	116
十四、凯茜密访呼啸山庄	123

十五、希斯克厉夫的圈套	129
十六、凯茜成了寡妇	138
十七、洛克乌德先生再访呼啸山庄	141
十八、希斯克厉夫的结局	147

一、洛克乌德先生初访呼啸山庄

1801 年

我刚刚拜访我的房东希斯克厉夫回来。我很喜欢这位孤零零的邻居，并且觉得他与我的性情相仿，今后要和他打一番交道啦。这里一派美丽的山乡景色！我不信在英格兰还有比这儿更清静的地方，简直是厌世者的天堂呀！我要和希斯克厉夫先生，像兄弟般平分一片凄凉的景色。

我是在通向他的房子的院门前，见到我这位房东的。

“希斯克厉夫先生吗？”我问道。

他冷漠地点了一下头，算是回答。

“先生，我是洛克乌德，您的新租户。我刚到此地就前来拜访，为的是把画眉田庄租下来，我的请求不会使您不方便吧。昨天我听说您想——”

“画眉山庄是我的产业，先生，”他慌忙打断了我的话，说道，“只要我办得到，我绝不容许别人来麻烦我。进来吧！”

他咬牙切齿地表示请我进去，却没有伸手推开大门。可是这种怪僻冷淡举动，却让我产生了兴趣，我接受了

这并不善意的邀请，打算到他的房子里看看。

我骑在马上，任凭这匹马去撞栅栏。他似乎怕损坏自己的产业，只好解开了闷闷的链子，不情愿地把我领上了石板道。一走进院子，他就叫道：

“约瑟夫，把洛克乌德先生的马牵走，再拿些酒来！”

我想他家只有这一个仆人吧，不然他怎么会下这双管齐下的命令呢。

约瑟夫是一个看上去还很健壮结实的老头儿。接过我的马的时候，他怨气冲天地唠叨着：“老天爷照应吧！”还气鼓鼓地盯了我一眼。我心中猜想，这一定是在祈求老天爷帮他消化肚子里的一顿中饭吧。

希斯克厉夫先生的住宅名为“呼啸山庄”。它的意思是，这座山庄长年累月地承受着大自然的风啸雨吼。看到房屋周围有几棵矮小的枫树过度倾斜，还有一排瘦削的荆棘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就足以让人想到北风刮过的威力了。幸亏建筑师有先见之明，把房子盖得很结实，即使是冬天最猛烈的风暴，呼啸山庄也能平安无事。

在跨进房门之前，我驻足观赏，发现房子正门的一块石头上刻着“1500”这一年份和“哈里顿·欧肖”这一姓名。我本想打听一下住宅的简史，可是一看到希斯克厉夫要我马上进去的架势，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没有经过外间或是弄堂，我们径直走进了起居室。这里的人叫它“正屋”，连厨房带客厅都包括在内。我仔细地打量着这间屋子：大壁炉里燃烧着熊熊的火焰，壁

炉上面放着几支蹩脚的旧枪和一对马枪；一口橡木大碗橱里堆满了餐饮用的各种白银器具，反射着炉火的光辉；三个油漆鲜艳的茶叶罐作为装饰品，摆在壁架上；简陋的绿漆高背椅和几只笨重的黑木椅放在屋子的阴暗处；碗橱下躺着一只巨大的酱色母猎狗，一窝唧唧叫着的小狗围着它，还有些狗在别的地方走动。

这间屋子和屋内的陈设没有一点儿特别的地方，就好像一个质朴的北方农民家的厨房一样，只是没有做饭的迹象，桌旁也没有坐着一位喝啤酒的农民。但是，希斯克厉夫先生和他的住宅以及生活方式，却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在外貌上，他皮肤黝黑，一头黑发，像个吉卜赛人；在衣着和风度上，他又有着绅士的派头。他显得有些懒散，但并不难看，因为他身材挺拔，很打眼。他那张脸是够阴沉的，让人觉得他多少带点儿教养不够的傲慢。

我们在壁炉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时无话可说，我就伸手去摸那条母猎狗，惹得它从喉头发出一长串的噪声。

“你别碰这畜生，”他对我咆哮起来，“它不是当猫养的宠狗，明白吗。”接着，大步跨到门口喊起约瑟夫来。

约瑟夫在地窖里没有上来，于是他也钻了下去，只剩下我单独和几条恶狗（包括那只母猎狗在内）在一起。我并不想和犬牙打交道，只好坐着不动。突然有一条狗气势汹汹地跳起来扑向我，随即其它几条狗也都向我攻

来。整个屋子的每个阴暗角落都蹿出嗥叫的恶兽，大有要把我撕烂的架势。

“救命啊！希斯克厉夫先生！救命！”我一边竭力阻挡恶狗袭击，一边高声叫嚷。



希斯克厉夫和他的仆人懒洋洋地从地窖的楼梯爬上来，没有一点儿着急的样子。多亏从厨房里快步走来一

个健壮的女人，她挥舞着一个煎锅冲到我与恶狗之间，很快地平息了这场风暴。

“见鬼，你们在搞什么？”他问。

受到如此失礼的接待，他还这样责问我，我实在忍受不了。

“不错，真是见鬼！”我气愤地喊道，“先生，你那些畜生比鬼还凶呢，还不如把我丢给一群老虎的好！”

“它们只咬侵犯它们的人。”他说着，并把酒瓶放在我面前。“狗是应该警惕一些的。喝杯酒吧？”

“不，谢谢您。”

“没给咬着吧？”

“要是被咬了，我可要在您这群宝贝身上留下复仇的印记。”

希斯克厉夫咧开嘴，绷紧的脸上透出一丝笑意。“得啦，得啦，你是受惊了，洛克乌德先生！来，喝点儿酒吧。此地真难得有客人光临，所以我和我那些狗——简直不知该怎样招待才好。祝你健康，先生！”

我举起酒杯，回敬了祝辞。一时也想通了，为了一群失礼的恶犬而憋气，实在太傻了。再说，我可不愿一直被希斯克厉夫先生笑话，充当他的笑料。

他呢，也许觉得把一个好租户给得罪了划不来，态度也稍稍变得缓和，说话不那么傲慢了。而且还提出一个谈论我目前隐居场所的种种长处和短处的话题，他以为我会感兴趣。

听了他的话，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很有见识。告别的时候，我对这次做客表示满意，提出明天要再来拜访，他分明不愿接受我再次造访。可我执意要来。奇怪，跟他一比，我变得这么爱交朋友了。

昨天下午起了雾，又是那么阴冷，我很想躲在书房里度过这半天工夫，不打算踩着荒原上的泥路，到呼啸山庄去了。

可是，吃过中饭，一心不想出门的我登上了楼梯，走进书房，却看见一个女仆正在打扫卫生，闹得满屋子都是灰尘。乌烟瘴气的景象逼我回头就走。我戴上帽子，走了四英里路，来到了呼啸山庄。当走到希斯克厉夫家的花园门口时，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我正好躲过这场大雪。

黝黑的泥土冻结了一层硬壳，盖着这荒凉的山头；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冻得我四肢发抖。我弄不开栅栏上的锁链，只好跑了进去。奔过两边乱长着醋栗树的石板道，来到门口，使劲敲门。谁知把我的手都敲疼了，还没有人答应；那一大群狗也嗥叫起来。

“倒霉的人家！”我心里骂道，“你们如此怠慢人，活该人人永远跟你们断绝往来！有谁家白天还把大门闩得死死的？我才不管呢——非进去不可！”

我拼命地摇撼门钮。这时约瑟夫从谷仓的圆窗洞里探出一张生气的脸来。“你干什么呀？”他嚷道，“东家在羊圈里，你去那儿找他吧！”

“难道里边没人开门吗？”我也叫起来。

“除了太太没有别人。你敲到半夜，她也不会理你。”

“为什么？你就不能去转告她我是谁吗，约瑟夫？”

“别找我！我才不管闲事呢。”他咕噜了两句，又把脑袋缩了回去。

雪开始下大了。我握住门钮又试了一回，这时，一个反穿上衣的小伙子，扛着一柄长把叉，在后面院子里出现了。他招呼我跟着他走，把我领到了上次被接待过的那间温暖的大屋子。在准备摆上丰盛晚餐的桌旁，我很高兴地看到了那位太太，以前我真没想到他家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我鞠躬等候，以为她会请我坐下。谁知她望着我，靠紧了椅背，不动，也不出声。

“天气真坏！”我说，“希斯克厉夫太太，您的家仆会很偷懒，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叫他们听见有人在敲门！”

她嘴角连动也不动，用一种冷淡的、漠不关心的神情对着我，叫人十分不愉快，而且觉得尴尬。

“你坐下来吧，他就快来了。”那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

我只能坐下来，干咳了一声，向那只恶狗打了一个招呼。第二次会面，它总算赏脸，摇了摇尾巴，表示认我是熟人了。

“好漂亮的狗！”我又开了话头儿，“将来那些小狗您不想留下来吗？”

“它们不是我的，”可爱的女主人说。她的回答比希

斯克厉夫更严峻。

“啊，您喜爱的是在这一堆里啦！”我转身指着一个靠垫上一堆像猫似的東西。

“谁爱这些东西那才怪呢！”她轻蔑地说。

倒霉，原来那是堆死兔子。我又干咳了一声，身子向壁炉靠近，又一次把今晚天气糟糕的话题搬了出来。

“你本就不应该出来。”她说，站起来去拿壁炉架上的两个彩色茶叶罐。

她本来坐在光线暗的地方，现在，我看清了她的身材和容貌。她苗条，身段极好，显然是位妙龄女子；还有一张精致小巧的脸蛋儿；白皙的皮肤纤丽而柔润，使人眼前生辉；淡黄色或者不如说金黄色的卷发，松松地披垂在细嫩的脖颈上；一双媚眼，流露出一种轻蔑又近乎绝望的情绪，与她的美丽很不协调。

她够不到茶叶罐，我站起来，想帮助她一下。她猛地转过身来对着我，像守财奴看见别人想帮他数金子一样：

“我不要你帮忙！”她怒气冲冲地说，“我自己拿得到。”

“对不起！”我连忙回答。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她问，把一条围裙束在她光洁的黑袍子上，站在那儿，把一匙茶叶正要往茶壶里倒。

“我很想喝茶。”我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了一遍。

“不是，”我带着一丝笑容说，“您正好可以请我喝茶。”

她倒回茶叶，摔掉茶匙，使性子地坐回椅子上。她眉心紧皱，撅起红红的下嘴唇，像一个小孩儿要哭似的。

这当儿，那个小伙子披着那件褴褛的上衣，站在壁炉前面烤火。看他瞅我的神气，好像我们俩之间有未了的仇怨似的。我开始猜测他是不是仆人。他衣着褴褛，谈吐粗陋，不具备希斯克厉夫先生跟太太身上的那种优越的气派。有一头乱麻似的棕色卷发，两腮长满了胡子，一双发黑的做惯粗活的手。可是另一方面，他举止随便，对于面前这位太太，他一点儿没有表示出做仆人应有的殷勤来。既然他的身份难以确定，我还是不去理会他。五分钟以后，希斯克厉夫先生走进来，总算让我在尴尬的场面中松了一口气。

“你看，先生，我如约而来了！”我故作高兴地说道，“我怕要被这场大雪给困住半个钟点，请您容许我在这儿躲避一会儿。”

“半个钟点？”他边说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你为什么偏拣大风雪天出来溜达？你不知有掉进沼泽的危险？即使本地人，逢到夜晚也会迷路。我可以告诉你，眼前你别指望天气好转。”

“能在您的仆人中为我找位向导吗？他就在我那儿过夜，第二天再回来。”

“不，我不能。”

“噢，真是的！那也好，我只得靠自己的本事啦。”

“哼！”

“你该备茶了吧？”穿着破衣的小伙子把凶狠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到那位年轻的太太身上。

“他也有一份吗？”她向希斯克厉夫请示。

“快把茶端上来，好不好？”希斯克厉夫口气十分野蛮，把我吓了一跳。茶备好了之后，我们一起围桌而坐，鸦雀无声地用着茶点。

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喝第二杯的时候，我对希斯克厉夫说道：“您是多幸福啊，希斯克厉夫先生！生活在这与世隔绝的宁静的山庄里，还有您那位可爱的夫人做伴……”

“我可爱的夫人！你一定是在说她的灵魂吧？”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原来他的夫人已经死了！他四十左右的年纪，怎么会娶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做妻子呢。

我灵机一动，不禁想到：“身边这个捧着盆子喝茶，用脏手抓面包的大老粗也许是她的丈夫——希斯克厉夫少爷。”

“她是我的儿媳妇。”希斯克厉夫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边说边掉过头来，用一种憎恨而可怕的眼光看着希斯克厉夫夫人。

“啊，我明白了。你好福气，原来这位可爱的天仙是属于你的。”我转头对身边的小伙子说。